

LOVESWEPT(R) is a trademark of Bantam Books, 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Inc.

Loveswept

They are Stories of
very important ingre
able stories in the
of consistently high
make you cry, but a
prises within their p
Most romance fans
they keep. Others n
each LOVESWEPT

誰為我伴



獨家獲得授權出版全球中文

Just Friends

Laura Taylor

勞拉·泰勒●著 董家盈●譯



精美名著 2008

誰為我伴

Just Friends

作者：Laura Taylor
勞拉·泰勒

譯者：董家盈

精 美 出 版 社
發 行

誰爲我伴／勞拉·泰勒(Laura Taylor)
作；董家盈譯。——初版。——臺北市：精美，民82
面；公分。——(精美名著；2008)
譯自：Just friends
ISBN 957-716-036-0 (平裝)

874.57

82002763

誰爲我伴

Just Friends

◆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第一版 1993

◆原 著：Laura Taylor

◆譯 者：董家盈

◆發行人：朱寶龍

◆行政總編輯：林淑華

◆執行主編：曾敬英

◆出版者：精美出版社／出版／發行

◆社 址：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29號1F

◆聯絡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

◆電 話：7911197・7918627

◆電 傳：出版部／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發行部 7955825

◆郵 撥：0017944-1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0779號

◆排 版：伊甸殘障福利事業基金會附設企業部

台北市八德路4路8號2F-1 電話：7634466

◆Copyright ©1993 by Laura Taylor

© 1993,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by Gin-May Publishing Compan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ntam Books, 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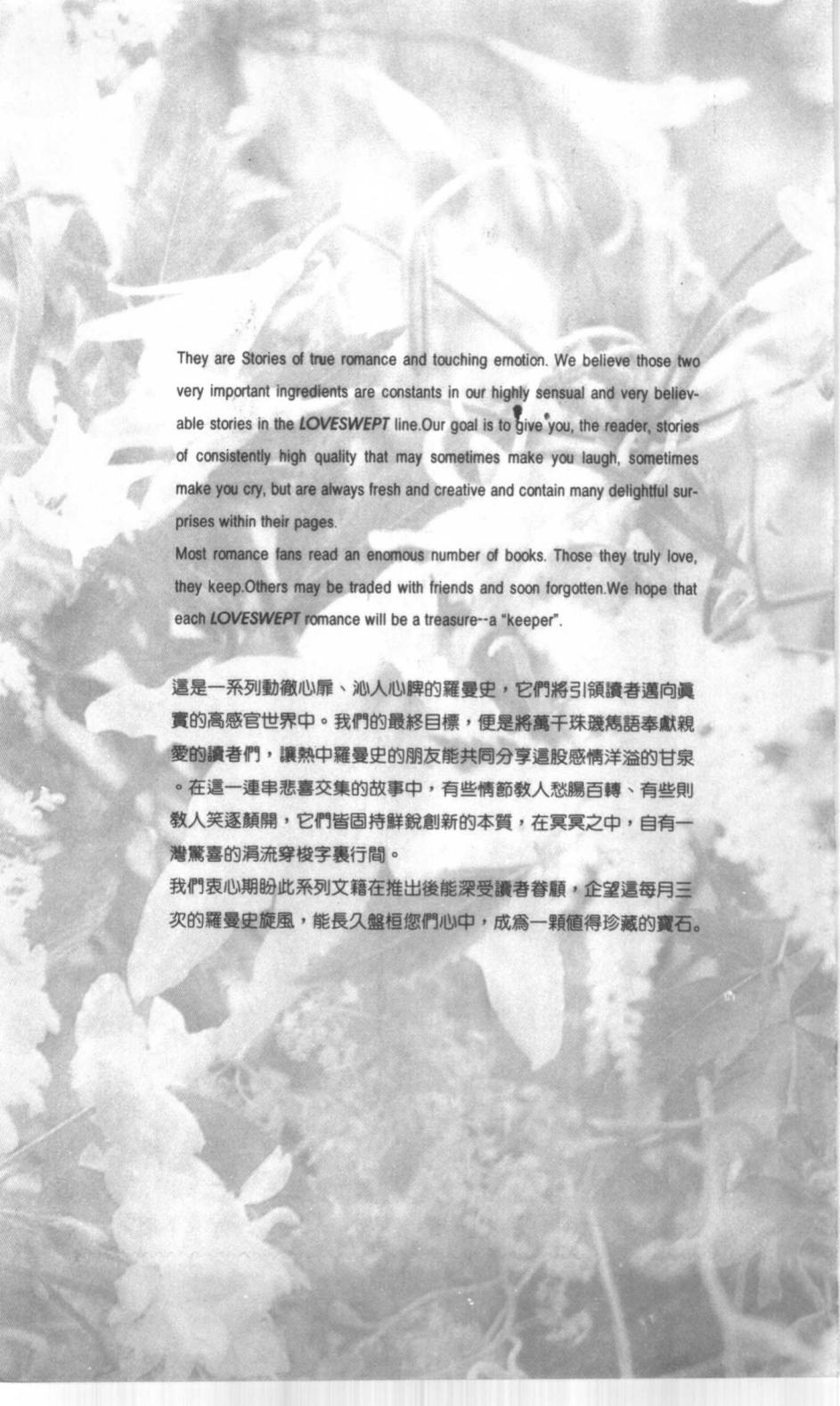
◆版權代理：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初 版：中華民國82年5月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國際書碼：ISBN 957-716-036-0

◆Printed in Taiwan



They are Stories of true romance and touching emotion. We believe those two very important ingredients are constants in our highly sensual and very believable stories in the *LOVESWEPT* line. Our goal is to give you, the reader, stories of consistently high quality that may sometimes make you laugh, sometimes make you cry, but are always fresh and creative and contain many delightful surprises within their pages.

Most romance fans read an enormous number of books. Those they truly love, they keep. Others may be traded with friends and soon forgotten. We hope that each *LOVESWEPT* romance will be a treasure--a "keeper".

這是一系列動徹心扉、沁人心脾的羅曼史，它們將引領讀者邁向真實的高感官世界中。我們的最終目標，便是將萬千珠璣雋語奉獻親愛的讀者們，讓熱中羅曼史的朋友能共同分享這股感情洋溢的甘泉。在這一連串悲喜交集的故事中，有些情節教人愁腸百轉、有些則教人笑逐顏開，它們皆固持鮮銳創新的本質，在冥冥之中，自有一灣驚喜的涓流穿梭字裏行間。

我們衷心期盼此系列文籍在推出後能深受讀者眷顧，企望這每月三次的羅曼史旋風，能長久盤桓您們心中，成為一顆值得珍藏的寶石。

· 幕 起 ·

愛，讓一個男人變得脆弱，而他付不起這個代價。不管他們倆算不算是一對戀人？！布雷特永遠會以他的性命來保護她的安全……



他願盡一切力量以保證他的最愛……

他曾經阻撓了綁架莉亞的企圖，然後又從醫院停車場的二度攻擊當中救她出來，可是，他卻一點也不安心，他只氣自己為何把他最深愛的女人，置於如此致命的危險之中！

陷於情報工作的黑暗世界裡，他曾為了拒絕娶她而傷害了她；然後又讓她一個人獨立扶養兩個人的骨肉，如今，無論於情於理，他都該盡一切力量，來保護她的安全！

她願破境重圓，只要他不內疚……

醒來之後她發現自己失去了記憶，不曉得自己到底是誰？她只知道，布雷特是她與外界唯一的生命線；而且，憑著本能，她有把握確定他們倆曾經是一對戀人！

可是，她明知布雷特握有她記憶的線索，布雷特卻不肯讓她通過他心口那道戒備森嚴的牆。她能不能使布雷特明白她仍愛他，不過，他一定得先原諒自己過去的背叛呢？



盡情徜徉飛翔吧

讓 Loveswept 伴您遨遊——

奇幻、甜蜜的愛情樂園



當落幕之後

或許 您盡可揮撒

屬於自己的 Love Stories

——一位彩虹繆思



那女子呻吟一聲，在診療枱上不安地移動了一下。她腦中的思緒就像是一團剪不斷、理還亂的麻線，她覺得自己這輩子從來沒有經歷過比現在更難受的偏頭痛了。

她小心翼翼地挪動一下她的頭，可是那團在她腦殼裏騷動不停的亂象，忽然間變得震耳欲聾，逼得她猛抽一口氣，然後就讓自己整個人癱了下來。

直到她聽見有個低沉的聲音，在喃喃說著一連串沙啞刺耳的字語之際，她才縮動了一下。之後，她感覺到有一股保護性的力量，可能是個男人強壯有力的大手，緊緊包住了她的小手。

她奮力地試著張開眼睛，然後，她看見了一個男人正站在她旁邊，一瞥到他必修邊幅的五官之間，正刻劃著憂慮的線條，她立刻體會到一股椎心的恐慌。

「怎麼……」

她才開口，再度試著要抬起頭，可是她的頭卻不聽使喚，在一用力之下又開始暈眩，於是，她只好再躺回去。

「放輕鬆，妳不會有事的。」那個人保證道。

「別……說謊，」她懇求著，她頭骨裏彷彿有喇叭與鼓齊響，合力奏出激烈高昂的節拍，「告訴……我……發生……什麼事？」

她說著，緊緊閉上眼睛，在顫抖之中，她緊緊抓著他的手，漂浮在痛苦的深海上。

布雷特·阿普頓的視線一直離不開莉亞·霍布克。他發覺到，即使經過了這麼多年——這麼多年他們分開的日子以來——反而加深了她精緻的美貌。雖然經歷了那場他得以及時阻撓的綁架案之後，給她帶來了滿臉蒼白與淤傷，但，莉亞依舊佔據了他這麼多年以來所擁有的每份記憶。她同時也是他在身處那個黑暗與混亂的世界裏，唯一的光明與希望的象徵。

即使到現在，他仍驚嘆於她溫暖柔軟如絲的肌膚，他輕拂著她的手臂內側，試著安撫她。一想到她是因為他才受傷，他整個人就快要崩潰了。他暗自發誓：絕不再讓她受到任何傷害。

他將會保護她。不惜以他的性命，如果有必要的話。
走廊上傳來一陣腳步聲。布雷特抬起眼神，他的手很自然地滑向他塞在腰背的武器。

這把槍遮蓋在他的皮夾克底下，正是他人生黑暗面的一部分。

當他看見是剛才那位曾檢查過莉亞的醫生踏入視線之內時，他的手便放開了槍。

「我們的病人怎麼樣啦？」

病人一聽見這個熟悉的女高音聲調，便皺了下眉頭，然後，她舉起一隻手到額旁，開始按摩著她的太陽穴。當她就在她的髮際線底下碰觸到一塊像胡桃般大的硬塊時，她不禁發出一聲呻吟。

布雷特小心翼翼地把手從她傷口上撥開，當他瞥見她額前的劉海底下，還殘留著幾滴血跡時，他不禁握緊了拳頭。不過，他仍然想辦法以冷靜的聲音，回答醫生的問題。

「她已經醒了，不過還是有點神智不清，非常軟弱，而且很痛苦。」

「這倒不意外，阿普頓先生，」女醫生觀察道，把X光掃描儀放到旁邊的桌上，「她跌倒的時候，頭部是撞在一塊水泥地板上，幸好她現在已經恢復意識了，要不然我

們可真要擔心呢！」

「她需要住院治療嗎？」布雷特問。

「我想沒這個必要。」

「那麼X光怎麼樣呢？」他追問著，聲音硬如花崗岩，因為他已經準備好迎接最壞的情況。

「光譜紀錄上是好消息，我已經檢查過了，沒有什麼異常狀況！」

布雷特鬆了一口氣，他的欣慰明顯可見。

「頭……痛。」莉亞發出輕語。她張開她水藍色的眼睛，眼裏滿是淚光，她眯著眼望著醫生，以受傷的神情，懇求著能減輕痛苦。

醫生拍拍她的肩。

「它當然會痛的，親愛的，不過到了明天早上，它就不會再痛了。」

布雷特只覺得自己該為莉亞遭遇的事負責，於是他再追問。

「您能不能給她點止痛藥？」他說著，握住莉亞的手。

「我當然能，阿普頓先生，但我寧可不要。因為，最好是別給一個頭受傷的病人吃頭痛藥，這點，想必你也了解吧？」

他點點頭。醫生溫和的語氣令他更加羞愧。他雖然不見得喜歡這主意，但是，憑著他的作戰經驗及所受過的急救訓練知識，都向他保證了醫生的話是對的。

他同時也知道，莉亞會有足夠的毅力與耐力，支持著她堅強地熬到明天早上，就算是她得咬緊牙關撐下去，她也做得到的！

儘管這六年來，他一直刻意與她保持距離，但他也不得不佩服她的生存勇氣，所以，如今他也不期望她會就此屈服，甚至依賴於他。

「我由衷同情你對你朋友的關心，但是，除非她經歷到極度的暈眩、視線模糊、或者是一再循環的頭痛，否則，她應該不會有什麼大礙。我只希望你能繼續仔細地注意她的情況。」

醫生在她的病歷上再記下最後一段，便閣上它，擺回桌上。

「我記得你提過霍布克小姐跌倒時，好像正準備前往太平洋西北部一帶度假，是嗎？」

「我們可以取消行程。」布雷特答道，故意掩藏了他其實是想繼續按原計畫進行，以保障莉亞的安全。

「事實上我建議你們最好是按原來的計畫進行，」醫生說道，「但是，盡量保持行

程輕鬆，尤其是頭四十八個小時之間，別讓她有太大的壓力負荷。霍布克小姐目前最需要的是大量的休息與放鬆，最好別讓她面臨任何緊張狀況。」

他同意這點，「她是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我是嗎？」她喃喃自語。

為什麼？為什麼我需要休息？她不解地搖搖頭，只覺得既迷惑又脆弱。

她不曉得該如何去處理每當她一閉上眼睛，腦中就浮現了一羣人面露怒色，揮舞著刀槍的暴力場面；於是她把注意力轉向那隻仍緊握著她的手；那隻修長有力而長繭的手。

她發覺他的觸摸帶給她安慰，儘管，有股深埋的本能告訴她說：他的這隻手除了安慰之外，還能做出不少別的事！

「她也很有可能會根本不記得她跌倒過，」醫生說道，「而且，她還可能會經歷到其他記憶上的斷層，不過，只要這種情況不超過兩、三天，就不用太緊張。我相信，一旦霍布克小姐出現了任何不尋常的變化：好比說忘記了怎麼開車的話，你應該會立刻送她到醫院來檢查吧？」

「當然，醫生。」

布雷特只希望莉亞永遠也不記得那羣為了報復他而試圖綁架她的「壞人」，儘管他也懷疑這是不大可能的，她恐怕還是會記得這件事，然後，她會怪他要為這件事負責。他知道他本來就是罪有應得，理當被人怨恨，他已經準備接受她的任何怒意了。

「我……覺得……看不見，」莉亞咬著牙，喃喃自語，「我想……起來，現在！」
醫生露出同情的笑容，又拍了拍她的肩。布雷特眼中閃爍著內疚，可是他沒說一句話。

畢竟，他又說什麼呢？他自問，一個已經陷她於生命危險的男人又怎麼跟她說抱歉呢？

莉亞努力地把自己從枱上推起來成坐姿。醫生似乎無意阻止她，他望著對方，眼裏充滿了疑問。女醫生警告地搖搖頭，望向莉亞，她專注的神情正暗示著：她正以嚴謹的專業眼光，評估著她的病人。

莉亞繼續坐著，試著喘口氣，她又聽見她腦子裏的鼓在亂敲亂打了。這時，她忽然失去平衡，歪向一邊……

一雙強有力的手立刻伸上來，穩住了她。

醫生背後牆上的鐘滴答作響，一分鐘過去了，然後又過了一分鐘，她終於咬著牙從

檢查枱上滑下來，只覺得好像有人把她拋在懸崖的邊緣，她的兩腿搖晃得好厲害，可是，布雷特在她快要跌倒之前就抓住了她。

當他以手臂圍住她的時候，她趕緊壓抑住喉間一聲驚呼。她吸著他的男性氣息，感覺他兩腿的堅硬緊繃；她心甘情願地迎接他提供的安全臂彎。她的感官開始遊蕩，她的脈搏開始瘋狂。

「醫生……」布雷特開口，聲音裏充滿緊張。

「她沒事，阿普頓先生，就讓她恢復平衡吧！」

「我……怎麼……回事？」莉亞問著，覺得腦筋開始清楚了。

他緊繃著臉，低頭望著莉亞。

「我們待會兒再談！」他回答道。

「妳顯然是在準備出發度假的時候，在妳自己家門口的人行道上跌了一跤，不過，我希望妳別擔心——妳並沒有給自己造成任何永久性的損害——」醫生好心地解釋著，同時對布雷特嚴厲地看了一眼，「——別哄她，阿普頓先生，一定要立刻回答她的問題。她的反應將會幫助你判斷她對她周圍世界的意識，這在接下來的幾天當中更是重要。」

他點點頭，緊繃著下巴，咬緊牙齒。

莉亞，正以毫不掩飾的好奇望著他，當她注視著他堅硬的五官時，不禁皺起了眉頭。他憂愁的表情令她困惑。

他似乎是真的在關心她。她不曉得為什麼？！

「妳感覺如何？」他的語氣既直接又親密。

她溜轉著眼珠子，虛弱的笑意立刻變成了一聲呻吟。

「別……問了。」

「妳是不是感覺有一支鼓號樂隊侵入妳腦中？親愛的？」女醫生問道。

莉亞點點頭，然後又後悔了。她的腦中倒像是一鍋打混的水煮蛋，痛得好厲害，而且，她的胸口和臀部就像是被鞭打過似地發疼。

「給我……止痛，好嗎？」她期待地問。

「我真的很同情妳的不舒服，可是，我不希望讓妳服止痛藥。妳最好是在不借助任何藥物的情況下，一覺睡到天亮。妳的肋骨和右臀也受了點挫傷，而我希望這些部位在接下來的幾天之內會逐漸變紅，不過妳放心，它們會慢慢消失的。」

醫生從她的白制服口袋裏掏出了一支筆型手電筒，然後用手托住莉亞的下巴，

「來！對準光線看！」

莉亞乖乖地合作，但是，這一用力卻害得她頭更痛了。

「很好。現在，眼睛跟著我的手指動！」

莉亞繼續照著話做。最後，醫生總算關掉了手電筒，再把它塞回口袋裏。

莉亞閉上眼，試著尋求一條脫離痛苦的生路，她發覺當她窩進布雷特的懷裏時，她找到了這麼一條路。她沉浸在他所提供的溫暖與保護裏，幾乎聽不到醫生後來說了什麼話。

「你們兩位現在可以上路了。等你們度假回來以後，記得讓我了解一下妳有什麼樣的感覺，以及情況如何。」



當布雷特護送著她走出檢驗室時，她覺得自己就像個喝醉酒的水手一樣，她把頭枕在他肩上，盡可能地閉上眼睛，讓他帶領她走過長長的走廊。

即使眨個眼也會讓她痛個半天。

他們在掛號處停留了片刻，布雷特把帳付了，然後，便牽著她離開了小小的蒙特利